

颜炳罡 著



慧命相续

熊十力

《熊十力与熊秉真》

熊十力



熊十力
PDG

目 录

一 满腔热血洗乾坤

- 1 少年岁月
- 6 反清志士
- 11 另辟救国之道

二 扬弃佛学归儒学

- 17 遇见梁漱溟
- 20 舍佛归儒
- 24 “新论”风波

三 一生傲岸苦不谐

- 33 见到熊十力，始见了一真人
- 37 流离中讲学
- 43 起死回生的一骂
- 47 一桩未了的心愿

四 重建儒家形上学

- 57 良知不是假定是呈现
67 量智有能亦有限
75 以易为本，阐发内圣外王之道

五 凄风苦雨二十年

- 83 回到北大老巢
90 号啕大哭：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
95 哲人其萎
101 举头天外望 无我这般人

一 满腔热血洗乾坤

少年岁月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别署漆园老人，逸翁。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四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张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熊敏容是一位乡下木匠，父亲熊其相粗通经书，学宗程朱，曾掌教乡下私塾，然一生困厄，且体弱多病。其相有六男三女，长仲甫，次履恒，三继智，四晋恒，五继刚，六继强，熊十力即继智。在这样一个多兄弟姊妹、天天为衣食而愁苦的贫困家庭，熊十力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岁月。

熊十力八九岁起，开始为邻家放牛，以补贴家用。10岁时，其父患肺病，难以授馆，生活更加窘迫。病中的父亲，常常端视十力，发现十力眼神

特异，不时感叹：“我不能教其识字，奈何？”最后还是抱病强起授馆，将熊十力带入学堂。其相公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启蒙教师。孩童时代的熊十力，聪颖过人，初学《三字经》，竟一日能背诵。读过《三字经》，其父复授以四书，十力更求多授，其父不肯。求侍讲席，其父许之。当时其相公门下，不乏品学俱优之士，然而熊十力对经书的理解往往有过人之处。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课下，熊十力都十分好问。有一次看戏，看见舞台上汉人的衣冠非常美丽，就问大人现在为什么不穿这种服装了呢？大人告诉他这是由于清贵族入关后不准汉人穿了。熊十力接着问是汉人多，还是清人多？大人回答，汉人多。熊十力又问：汉人多，满清贵族少，为什么多数人受制于少数人呢？大人无以回答。在熊十力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清革命的种子。十力听父亲讲中国历史，当讲到南北朝时，父亲告诉他：史学家魏收曾骂代表华夏文明的南朝为“岛夷”，熊十力怒不可遏，大骂魏收为猪狗。当父亲讲起中国过去历史之惨状，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攻打中原，所造成的衰亡之惨状，熊十力总痛心泣下。这为他以后走向反清革命，打下了思

想基础。

面对好学、好问、深思、能辨的儿子，熊其相既十分高兴，又非常忧戚，喜的是儿子才智过人，必有所成，忧的是自己，自己来日不多，难以终其学业。第二年，其相公的病，进一步加重，竟至不起，临终前抚摸着儿子的头，百感交集，含泪对熊十力说：“你终当废学，这是命啊！且你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学点裁缝以自己养活自己去吧。”幼小的熊十力面对行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发誓说：“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业，不敢废学。”父亲带着无限的憾恨离开了人世，不几年，母亲也与世长辞。

幼年的熊十力失去了父爱和母爱，但并没有被贫穷和不幸所压垮，相反这更激发起他奋然求上的进取精神。他向 15 岁废学、边耕边读的大哥熊仲甫学习，一边为人放牛，一边发愤读书。他也曾背着秤，随哥哥在乡下卖黄瓜、鱼。虽说熊十力有一颗聪慧的大脑，但他的一双大手却并不灵巧，竟然不会一五一十的数铜子儿，为此不知受了长兄的多少次指责甚至打骂。后来长兄送他到父亲的朋友何圣木先生处读书。这位何先生念其是故交之后，又

虑其家贫，更喜其聪颖，破例免费让其上学。何先生十分器重熊十力的文章，许为全校第一，这引起一些富家子弟的不满。有人讥笑他说：“这个模样就是全校第一啊！”有一次，当这位富家子弟又一次讥笑他时，他实在忍无可忍，用手将桌子“啪”地一拍，大声吼道：“老子就是第一，你便把老子怎样！”与这位富家子弟大闹了一场。这年6月，熊家连他吃的米都不能及时送到学校，熊十力只好辍学回家。从此便再也没进过学堂。

熊十力是位性情中人，对世界的感怀，对人生的悲悯，启发了他的哲学遐想。13岁那年的深秋，熊十力独自登高远望，见万木凋零，大地一片枯黄。联想到春天万物之生机盎然，夏日草木之茂盛，而今目睹秋风一吹万木萧萧而下之惨景，一颗年轻的哲学心灵悲不自胜，“顿觉万有皆幻”，“由是放荡形骸，妄骋淫佚”（《熊子真心书》）。这种独特的感受，正是他哲学思考的开始。对这一感受，熊十力终生挥之不去，以至于在其后来的著述中不时提起。

少年熊十力既觉万有皆幻，世俗的礼仪在他心目中也幻而不实，他喜简脱，倾慕先秦时代鲁国

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天，裸居野寺，时出户外，遇人也不在乎，又喜打菩萨，有人诉其长兄，其长兄也不介意。其相公的一位余姓学生见状，将熊十力叫到面前，大加责斥：“你这种不检点之行为，如先师地下有知，其以为然否？”受此痛责，熊十力猛然自省，不敢复尔。

熊十力由觉万有皆幻，走向生活放荡，而在放荡中并没有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反而进一步陷入了烦恼。这种自陷之苦恼逼迫他进而求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少年熊十力曾一度迷上明儒陈白沙的著作，当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觉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若狂，无可言比，顿觉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这为他后来接续陆王心学，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伏下契机。

熊十力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激剧变化的时代，新知识、新思想如同阵阵清风吹进黄冈这块沉睡的土地，熊的思想自然也受到这种新思想的影响。黄冈的邻县有一位孝廉，借赴京会考之机，不时买回像格致启蒙一类的介绍新思想、新知识的书籍，熊十力就将这类书籍借来读之，深感兴趣。又

读了当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论天下大事的文章与奏章，眼界大开，由此他认识到世界变化日剧。遂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为座右铭，慨然生经营天下之志。后读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文章，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反清志士

外面的世界在变，熊十力的思想也在变，推翻满清，光复汉业的愿望像野火一样在少年熊十力的心中燃烧起来，一旦时机成熟，随时会将革命的志向转化为革命的行动。

在这前后，熊十力结识了本县的何自新，蕲水县的王汉、何炳藜等具有反清意识的志士。何自新，字醉侠，黄冈人。童年参加预试，居榜首，文名曾轰动一时。王汉，字怒涛，黄冈邻县蕲水人。嗜易学，有豪侠气。何炳藜是何自新、王汉的老师。何炳藜曾赴北京应试，对康梁变法主张有所了解，念及世变，归告王汉、何自新。正是在这位何先生的启发下，熊十力、何自新、王汉等创讲习会

于蕲黄间。这群以斡旋天地为志向的英发少年，聚而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毁六经，无所顾忌。1901年，何自新、王汉、熊十力等认为清室不去，民权无由伸张，民权不张，根本谈不上御外辱。于是三人离开故乡，共游江汉，物色豪杰，谋推翻满清大业。三人到武昌后，试图运动军队，何自新、王汉共居旅舍，来往于军队与学堂之间，而熊独入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时间不长他们结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与黄兴也取得了联系，一时志士云集，风云兴会。1904年何自新与众人合谋创办科学讲习所，这是武昌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当时有人认为武昌不易发生革命，熊十力与何自新对这一悲观论调予以驳斥，熊等明确指出，武昌据长江上游，为南北交通之关键，天下安危之所系，更兼像张彪等庸材握兵权，只要革命党人暗中运动军队，不数年大事可行！历史事实证明，熊十力、何自新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补习班成立不久，黄兴在长沙发动起义的事儿泄秘，湖南巡抚急电湖北督都，查封科学补习班，党人稍散。

1905年，熊十力的秘友王汉刺杀清政府的钦

差大巨铁良未遂而自尽，熊十力受到极大的震动。是年，清亲贵、户部侍郎铁良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出京南下考察。为激励士气，王汉联络胡瑛欲除掉铁良。计划在武昌下手，恐牵连武昌的革命团体及其本人家属，决定到河南彰德动手。铁良到彰德，王汉持枪伺站上，待铁良至，王汉跑上前去，连发两枪，可惜均未射中。卫兵立即来捕，王汉急驰道旁井中自溺而死。王汉之死，让熊十力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战友。想当年王汉、何自新、熊十力一起出黄蘄，走江汉，共谋大业，义气相投。王汉以身殉道之精神与功德，大鼓士气，党人闻其风多峻厉敢死。在王汉精神的鼓舞下，刘静庵、何自新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熊由行伍考入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他在士兵中，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宣扬革命大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的革命热情。他曾将揭露湖北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丑行败德的文章贴在学堂的揭示处，使张彪大为恼火。1906年2月，何自新、刘静庵、冯特、孙武等成立日知会于武昌，熊十力成为日知会的积极分子。

熊十力在事功上最值得称道的应首推由他创立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该社大约成立于1906年2

月，是沟通武昌军界、学界的重要纽带。在熊十力的主持和领导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搞得有声有色，成为日知会的重要外围组织。社员根据中国传统“兰谱”订交方式，每十人为一谱，此十人又各约十人为一谱。每星期日聚会讲演，所讲内容大都根据孟子、王船山、黄宗羲之说，宣传民族民权思想。在熊十力等人努力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影响日益扩大。同年5月，熊十力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力主联络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地会党，乘机起事，光复中原。张彪得讯，当即下令捉拿熊十力，查封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熊十力得到消息，先藏于何自新家中，后租一小船，微服逃回黄冈。

1907年1月，日知会机关遭到破坏，其主要领导人大都被捕，但何自新得脱。案发后，熊十力与何自新离开湖北前往江西，出没于德安、建昌间。早在1906年，熊十力的长兄仲甫率族人由黄冈迁德安垦荒，熊十力首次回到德安家中。

1908年，熊十力重返黄冈故里，改名为周定中，以教书为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熊十力兴奋不已，再次走出书斋，奔向革命。13日他参与光复黄冈的工作，光复后，出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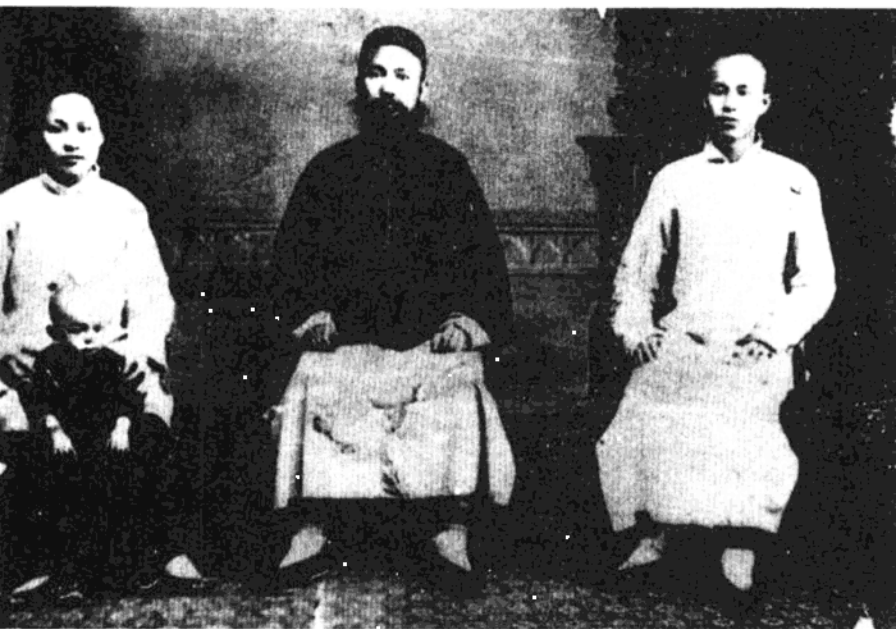
秘书。不久赴武昌，出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是年末，黄冈四杰熊十力、李四光、吴崑、刘子通为庆贺光复，聚会武昌雄楚楼。四人登高望远，极目楚天，纵论古今，挥毫抒志。李四光奋笔写下“雄视三楚”。吴崑书李白诗一首以明心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写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之书，充满雄心壮志，而吴崑、刘子通之书则含道味禅机，熊十力书“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借佛祖释迦牟尼的话以示心志，可谓出语惊人。从中亦可看出熊十力自尊、自信且自负的“狂者”型人格。

民国成立，熊十力倍加怀念已死的朋友，尤其是王汉和何自新，想当年，与王汉、何自新结伴出蕲黄，游江汉，物色豪杰，共谋大事，而王汉为刺杀铁良而先去，继之何自新于1910年病故，每思至此，熊十力悲不自胜。于是他联络政界有影响的朋友，上书副总统黎元洪，请求以王汉、何自新列武昌烈士祀，结果是何自新得列而王汉事拖而未决。是年秋，湖北编修日知会志，熊十力任编辑，

为怀念故友，写下王汉传。1913年，讨袁失败，熊十力离开武昌，前往德安。1914年，与韩既光结婚。1917年秋，熊十力参与民军，奔走于湘桂间，积极筹划抗击北洋军阀。10月，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熊与友人白逾桓赶赴广州，参与护法运动。居粤半年，目睹政治黑暗，道德沦丧，民生凋敝，熊对政治不再抱任何幻想，认为一群全无心肚的人革命，革命终无善果，决计放弃革命运动，虚心探索中印两方学问，专力于学术，导人心以正见。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巨大的落差，使熊十力对政治活动心灰意冷，终于促使他放弃了事功，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另辟救国之道

在熊十力革命热情高涨，全力从事革命活动时，何自新就指出，熊适于解捷搜玄，智穷应物，而短于经邦治国，领导群伦，劝熊振绝学，存孤往，继往开来，至于事功之途，可以已矣。熊十力对何的评价极为不乐，认为天下第一流的人是学问和事功的合一，而何对自己的评价表明看不起他熊



1917 年摄于武昌，右为熊十力，中为岳夫，左为熊夫人

某。当政治的道路走不通，转向学术一途时，追思何自新之言，深觉惭愧。就熊十力的性格言，高狂自负，目空一切，就其禀赋言，他长于玄思而短于应事，其政治才能不得施，也无法施。思 30 多年时光在悠悠忽忽中度过，熊十力无限惭惶。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非事功才，不足领人，又何必妄随人转，而今放下一切事功的担荷，决志学术一途，熊十力直觉如生命之再生，此时他已 35 岁了。

熊十力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并没有完全放弃学术。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与低沉，他亦游乎学术与政治之间。1905 年 5 月，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被查封，次年日知会机关遭到破坏，武昌城一片腥风血雨，熊十力先到德安，后返黄冈，潜心为学，对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痛下功夫，至 1911 年复出奔走革命。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熊十力回到德安，再度发愤研读，直到 1917 年听从时代的召唤，奋起护法。这一时期他除在天津《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醒人们关心学术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经学、佛学、西方哲学，为其由政转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熊十力弱冠能文，一腔热血，奋而投笔，指点江山，品评人物，风云际会，鼓一方时势。然革命后，推翻一个大皇帝，反而出现无数个小皇帝，数不清的大小军阀有枪便是王，各自为政，独霸一方，祸乱不已，正是走狗当道，英雄气短。熊十力认为中国问题之所以不得解，固然而与军阀、政客捣乱有关，同时也在于“众昏无知”。他认为专力于学术，可以导人群以正见。他退出政界，全力向学，看起来好像是对社会作消极回避，其实从另一角度看，未尝不是在积极地进取。弃政向学，从热闹场、名利场中退出来，本身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而在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天下滔滔皆是中，不妄随人转，守住自己的良知，更需要一种道德力量，由安身立命到重建民族固有之精神，求救国、救民族之路，更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弃政向学是熊十力成为哲学家的开始。

1918年，熊十力第一本文集《熊子真心书》自印行世，是书收集了作者自1916年以来笔札25篇，他在自序中说是书“实我生卅年心行所存，故曰《心书》”。熊十力将《心书》稿寄予蔡元培，蔡元培极为欣赏，并亲为制序。蔡元培盛赞熊十力为